



潘子敬邦

龜茲回

奉

蘭基先生書

其言甚通達
其文甚壯麗
其氣甚豪邁
其志甚高遠
其心甚純正
其行甚端方
其貌甚魁梧
其聲甚洪亮
其貌甚魁梧
其聲甚洪亮

紀不侍函丈數年矣其室是通其人則遇先生其

謂我何今春將陞于門下不圖謁於神門外

先生不責以怠慢之罪緩頰立語已辱高誼天津局加先是韓

人來朝先生奉藩職而西也乃知奉贈佳篇吾堂奇

觀此時門下欠一人於今為恨先生言及于此事諄

諄曰曩者口紀不已紀何人處於此哉紀一頑石亦知

感其不報之容德未嘗不蹶然而遙拜也紀也忝莽之

鄙人弱冠失二頃田不能被襖襖篋簞笠而大畎畝越在市井

與販夫為伍墜事以代其耕未及給飢粥紀也書

癖解微裘而易之亦唯鬼苑冉子乃是蚊蟲終日

不離階序是已唯其有之是以侶之往歲因天之寵靈受

業先生也以之服役是猶離窳奧之熒燭而仰天庭

而觀白日也既而借以藏書繼以騰寫日知其所以知

月窺其所不窺加之與汶陽東海諸公辱廁藝苑

竟居恒相驩通是林公之明容光所照施及草莽吾

曹里耳與聞大聲也有年於此一別笑潤何圖不得親奉咳

唾聞焉自貽此阻何其久之抑有由也陳之如左氏有堂紀

至是

噓閤焉自貽此阻何其久之抑有由也陳之如左母氏有堂紀

也為政單瓢屢空間有餘曰已矣至是居恒慨然以謂

人皆有養先生饒際我獨無者何哉是守俯仰人顏

於風塵中金穀生塵鋪啜一為依出入拍搭慍于群小其畏

四隣如多涉川知也疾作臥而病在牀者數月多愈益

不化冀壞乎室若縣磬形影自憐阿母膝下無

也及哺防母膝下拮据栖惟日不足於是年不得志於斯

文久矣不敢進寸退尺日損以至於河山之遙當

是之時縱使造謁左右是猶牆面而大也先生若問

所學其將何辭以對若夫金石不考不鳴不曰

如何先生無日知之何已紀乃誓曰一介俗物何以

瀆左右不洗改面貌俗塵晷者無相見造謁函丈者蓋

已今也乃少安焉天去其忤矣地於是稍涉其宿而新

是謀不爰餘力於風塵中雖晷暴之而又寒之者至

多加一日愈於已紀則貧矣環堵之室容膝之安

已置五升飯足矣苟有竭力於斯則紀願至是

而止何求於外穿戶牖於市井也似賈而欲贏者

乞乃糊口其間故也除風塵之外偷閒而讀書者

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動輒俗魔入文房三昧我無

降魔劍為恨已唯是夜眠之所附四壁寂寂眼中

市甦一轉為佳境倏忽不減山中燈下讀書不知曉之

將至也先生詩賦文稿類盛一大簞相歸而時

將至也先生詩賦文稿類盛一大篋箱而時
誦之先生宛然係然如在左右亦在吾思乎所意
者彼一時也時則難難常其可知也昔日先生
失取人於紀也乃謂孺子可教既而紀矣詩云鮮
克有終紀之謂哉不知我者謂之自棄紀紀之為
不能也以徵焉羽紀之罷也十年區區之志與日俱
積以至于今何敢自棄哉此唯可為先生道也
難與侔人言也向也天授艱於紀躬今也天去
其恆矣於紀乎滌其舊而新元謀不廢餘力
書斯此時而相見其誰曰不慙雖則云然怠慢
之罷何以取位於左右日者紀欲墜門下彷徨
久之已非一日矣紀彊顏以有忸怩若此非
曩日調於路何以知其休焉若布容焉亦
既觀止我心則悅紀雖紀其人敢不勉旃吾臺
小子譬之砥礪歛鐸則其才之美也如砥
蛟龍陸剗犀角紀也頑鈍何以取一割於砥
礪哉況乃鈍刀之末齒已垂四十而無有乎
爾則亦唯晚矣雖然乎炳燭之明孰與乎
昧行雖不能憤發斯文乎亦唯私竊有庶幾
焉伏惟絳帳晏然燕居仍眷適吾願兮
先生慈示之厚幸憐察之

小子譬之砥礪歛鐸則其才之美也亦斷
蛟龍陸剗犀角紀也頑鈍何以取一割於砥
礪哉況乃鈍刀之未齒已垂四十而無有乎
爾則亦唯晚矣雖庶乎炳燭之明孰與乎
昧矧雖不能憤發斯文乎亦唯私竊有庶幾
焉伏惟絳帳晏然燕居仍眷適吾願兮
先生慈帔之厚幸憐察之

于道紀 百拜